

成长的姿态

秦文君

不谙世事的小孩为何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内心宁静,并没有太多的杂念和贪心,努力地做他自己。只要生活有博爱和美好,小孩就会觉得自己很不一样,就像心灵中有了那片碧绿的叶子,庇护着自尊和成长的能量。

小孩做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样最好,那正是成人世界遗失的优秀,纯洁,自信,优雅。幸而小孩能够重新获得。

记得有一年感恩节,去朋友家做客,主人有可爱的女儿,收藏了73只可爱的芭比娃娃,她的儿童房里挂着一幅涂鸦之作,并不起眼,不同凡响的是画下女孩的留言,赫然写着:受梵高向日葵影响而作此画。

在场的人不由肃然起敬,看似无用的话语,却体现了孩子的自信和阳光,这样的成长姿态,未来说不定就来个一鸣惊人呢。

小孩做自己的时候是活得挺带劲的,成长姿态是最优雅的,只要心里快活着,兴致高昂着,小孩是不可以低估的。

遗憾的是大人们太着急了,社会太功利了,有的

小孩长大一点就变了,渐渐地不想做自己了,评价体制比较短视,只有眼前的表现,只有分数和升学才是有价值的,不然,就是失败。小孩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实际,要么做所谓的强者,要么就什么都不做。这样的压力让小孩可爱的童心失落了,渐渐地就不能接受自己。

对孩子的评价是最不能缺失的,国外的小学每个班级有契约,众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写在契约里,明明白白地执行。看

欣赏黄大华的水彩画,似乎被诱入了恢宏坦荡而又空灵愉悦的禅境中。作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退休多年的他依然眷恋着手中的画笔,在没有前制谱式的创作中,水彩和人物画的笔触随意游走。那种若隐若现,柔情似水,光影交错或气势磅礴的独特画风,给人以典雅和谐的视觉享受。画面中出现的各种象征生命符号的元素均可在大自然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下过工厂务过农,养过猪患挑过泥,在黄大华看来都是他生命过往中上天赐予他的恩泽与濡养,是他绘画中还原生活深层的一种源泉。

自幼喜欢画画的他,1959年进入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之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岗位上干了几十年。最让人值得称颂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连环画出版业陷入了市场低谷,由他再三倡议创办的儿童刊物《动画大王》,以突破困境,在社领导同意下签订了有关承包协议。经过两三年的改革创新,该期刊印数超过三十万册。在《动画大王》期刊旗下还创办了多种《动画大王画库》。当时风靡全国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印数达数百万册。

他身兼主编、文编、编导,又抓宣传发行,几乎每天马不停蹄,然而他水彩画的创作成果也毫不逊色,《黄大华水彩画集》(第一、二册)相继集结出版。这种“拼命三郎”式的举动在当今的职业画家圈内也难见。家人贬其为“多动症”,而他却幽默地调侃“宁可折腾到死”。

应着这种“不安分的躁动”,退休十多年后的他又耗时两年左右,主持、起草、修改、创作了世博会展出的反映老上海市民生活百态的《苏州河风情录》(春、夏、秋、冬)四幅长卷。展出结束后,他又对画面中多处不尽人意的细节一一作了修改补充,至今尚在进程中。这成了他耄耋之年仍嗜折腾为生命的理由。

似无用的东西,却让孩子明确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正义和准则,怎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生活里不是只有分数,升学,以及狭隘的成功才是有意义的,爱人,爱生活,爱自然,爱动物等等都是有价值的。

让孩子有天然的,多元的,宽松的成长,这样他们不仅能证实自己,接受自己,还能认可社会,认识人生。克服了急功近利,不失去美好的秉性,人才可能成长为为自己幸福人生的建设者,重获宁静和高贵。



生命的色彩

朱龙明

曾经有一高考作文题引起人们关注,题目:“回到原点”。那时我便想到这个人:项羽。他被潮水般的敌军追逼到乌江边,非常诡异的,乌江亭长居然驾一小船,等候在那里,要渡他过江,再谋发展。此事后来聚讼纷纭,连毛泽东也书写杜牧的诗句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有惋惜,也有批评。王安石《题乌江项王庙》则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寄寓了“项粉”们的无限爱戴与崇敬,然而,世易时移,霸王霸业,而今又安在,何谈肯为之卷土重来?

严格说来,乌江并不能算是项羽的“原点”。项羽的出生地,离此乌江还有两百多里,倘若以此为原点,恐怕要追溯到娘胎方止。他与项梁逐鹿中原,事起湖州,举兵八千,笼统称之为江东子弟是可以的,乌江一带,殆可纳入“大江东”的概念,也就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又“回到原点”。在此原点,当年他披坚执锐,锋不可当,八千人马不为多,却也一呼百应,豪气干云;而今他身边人骑无马,疲惫不堪,身则土饱马腾,喊杀声一片,成了真正的末途穷寇,眼前大江一道,浪涛滚滚,恰似天意显示一般,乌江亭长驾船出现,将一道选择题抛过来:生还是死? A 还是 B?

项羽一生,昧于决断处甚多,比如史上最凶险的宴会鸿门宴,坑杀二十万秦之降卒等等,虽然他一度称霸,帝业在望,却终于四面楚歌,一败涂地,令人扼腕。而他直到最后,也未曾有一番清醒的反省,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言:“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一点,特别令太史公不满,大批其“岂不谬哉”。有西哲说得好:“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意见的结果。”道什么“天亡我也”,让老天去背黑锅!试想,倘若鸿门宴上,他能听范增的意见,让项庄实施对刘邦的“斩首行动”,倘若他占领咸阳,雄踞关中,而后各个击破,一统天下,而不是大局未定,就想衣锦还乡,分封诸侯,养虎遗患,倘若再复倘若……秦亡后的历史岂不是就要改写了么?

然而,这一刻,在乌江亭长救生的小船跟前,他

却做了一个明白的了断:选择 B,选择死!他把心爱的乌锥托付给了亭长,把自己的头颅“赐予”了“故人”,把一生的句号划在了战场。我们替项羽想想,他这等狼狽样子回去,真是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还有,如今大势已去,孤家寡

乌江之刎

金宏达

人一个,他还能有当年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卷土重来么?人固有一死,如项羽者,当然还是这样死得磊落豪壮,有声有色!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势”,“乘势而起”是一种“势”,“势如破竹”是一种“势”,“形格势禁”是一种“势”,“大势已去”也是一种“势”,人的一生事业,何往而不“在”势中!还是王安石说得对,“中原一败势难回”,不管项羽当时意识到多深的程度,他的放弃终是明智的。从垓下突围出来,他不是还有八百多部属跟么?渡过淮河,不是也还有有一百多人在左右么?最后只剩下二十八人,早先那些人呢?是全都浴血拼杀,英勇阵亡了么?还是许多人见势不妙,脚底抹油,开了小差,甚或缴械投降了呢?“以势相交者,势尽交绝”,当其乘势而起,乃至势不可挡之时,趋势、附势、仗势者众,于是如火如荼,如日中天,而一旦势减,势弱、势衰,则必定纷纷叛离、逃亡、反戈,所谓“兵败如山倒”是也。这在当事人,或者是不讲义气,而自另一角度言,也未尝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照乌江亭长所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此言可信吗?以项羽单枪匹马归去(真正是单枪匹马!),众数十万人就能俯首帖耳,鞍前马后追随他,为他效死吗?汉王以高额悬赏买他的头颅,就无人心动,继而行动吗?

时隔两千多年后,另一个“霸王”型人物,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也来到了他命运的“乌江”之前。据报道,巴格达陷落之日,他也曾奋力驱车,到处督战,但是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听他的,他只得站在警卫已作鸟兽散的总统府前凄凉哀叹:“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此后,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首选之地,自然是他的“原点”,他的

故乡提克里特。然而,八个月,美军还是在一个地洞里抓捕了他。电视传送的当时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也充满了历史荒诞感。老萨远比西楚霸王阔绰,他手里有大把的美元可以付给乡人,然而,这也未能阻止遭到背叛和出卖。最终他的生命是在敌手的绞架上结束的。

太史公描叙项羽乌江之刎,真是浓墨重彩,不遗余力,曾被人称为是一场“超级巨星”秀。别的都不去说它了,这里又要再提一提那个诡异的乌江亭长,他的身份是确定的,项羽认识他,然而,他究竟是一个何等高人,能预知项羽于慌不择路之际必定逃窜至此,而先备下一条小船等待,对此太史公已经不遑酌量,无论如何,这个人物此时此地出现都是必须的,生还是死,端由他放出最宏大的声效,一场英雄悲剧至此方骤至最高潮。项羽短短一生,任是有多么战绩,有多么缺陷,都已不重要,而唯此一刎,为他赢得人杰鬼雄的英名,让人另眼相看至今。太史公何以如此用笔,读过他的《报任安书》的人或都知道,身受奇耻大辱腐刑的他,之所以未能痛快引决,实在是有所不得已,不去做不等于不向往,以极壮烈豪迈之场景,寄极沉痛委曲之思想,可能真是其精髓所在。

普天之下的人,无论贤与不肖,都会被命运之神逼迫到他或她的“乌江”边上,缅怀项羽的乌江之刎,并非提倡盲目轻生,人若明于生死去就,俗世的“子女玉帛”之想,或者便不会那样太沉重了。

雷阵雨有感

郁土

像一个巨人,突然兴起,从远处的大洋里,舀起一瓢一瓢的水来当头浇下,看脚底的小人儿,忙着躲避与闭门关窗。他还嫌不够,用嘴吹气,让那水沫四处飞溅,把天地搅得混沌一片。最后,他索性用手把太阳遮住,将白昼变成黑夜,再取来名叫“雷电”的炮仗,点一个扔一个,这令人类胆战心惊的光闪与巨响,在他看来,则不啻交响乐!他倒水、吹气、遮日、放炮仗,玩了一阵又一阵,就是不肯住手。

客的话是硬道理,我上趟碰到一个跟依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叫我在双黄线的地方调头,我跟伊讲道理讲不通,反被伊将了一军,投诉我态度恶劣,好了,又要吃西北风了……”我想,有时候,如果能少一些无理取闹,也许才能不枉“的叔”的真情对待。

和“的叔”嘎山河大概是世界上最没有负担的事了——轻轻地,我走了,只带走一张发票,留下所有的闲聊,跟着这辆小车游历魔都,继续“大城小事”。

十日谈

明请读一篇《古板的司机》

“打的”故事

云南行

王家林

石林

石林矗立万千姿,神秘边陲神话诗。远古共工犹未化,金刚不败显雄奇。丽江古镇四方街,街心四面古风尘,似见当年赶马人。恶水险山危栈道,换来些许雪花银。

玉龙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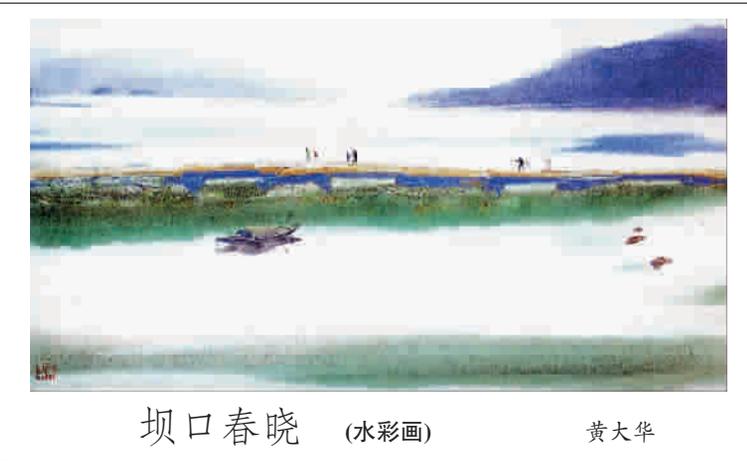
玉龙起舞浴天光,鳞甲辉煌映丽江。七彩云南七彩梦,和谐百族共馨香。

蝴蝶泉

花踪蝶影绕泉台,阿妹阿哥列队排。歌落清波淌村寨,舞留水面画飘来。

古郡汉风(注)

洱海苍山半日游,粉墙黛瓦拱门楼。风花雪月持衣帽,唐韵宋塔寄寺流。注:大理建筑多仿徽式风格;白族姑娘的衣帽,白表苍山雪、蓝表洱海月、红花表花、飘带表风;大理三塔,唐塔为唐冠四方形,宋塔为圆形。



坝口春晓 (水彩画)

黄大华

不知是运气好,抑或大环境确是如此,我至今还未曾遇到过狡猾使诈的上海“的叔”,亏得他们,我只需在报纸上阅读诸如“调包交通卡”、“存心兜远路”之类的奇闻异事。

比起口若悬河堪比德云社的首都的哥,上海“的叔”的性格大都如家门口的苏州河一样温润绵长,我若默不作声,他们也绝不多说多问,若想借机聊天,“的叔”倒也无比配合,只消一句万能开场白“阿叔最近生意哪能啦”,便可畅谈山海经至下车前一秒。

差头生意,至今十几个年头。伊说,那时候是差头生意最好的年代,伊心一横,从国有企业里跳出来单干,学车、买车、开车,开始了吃穿不愁,结余在手中的好日子。讲起当年与妻子在南京西路边轧马路边购物的情景,这位爷叔脸上是快要溢出来的得意,好像当下蜿蜒的不是堵到叫人心烦意乱的华山路,而是奔驰在那个他还能消费得起的十里洋场。后来,儿子出生,差头生意倒开始衰败,直到如今,日晒夜跑,进账的铜钿却屈指可数,“不过以前也享受过了,也算没有遗憾了,哈哈。”爷叔这样自嘲着,嘴角的无奈与

落寞只得悄悄藏到引擎声里,面对下一个堵车的路口……

除了前面这位怀念从前的师傅,也有活在当下的。前些日子,依然在静安区,遇到一位目

大城小事

徐正雪

测快要花甲的差头师傅,询问后才得知,果然是还有三年就要退休的阿叔,伊说,“儿子马上就要大学毕业啦,我嘛,再做三年,就好享福啦。”“么么依不为了儿子继续做了?”“不跑喽!接下来全靠伊自己拼喽,我赚得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靠退休工资享受生

活啦。”都说胖子比较乐观,这位胖大叔也不例外,这趟路程,也为我平添了一份好心情。

还有一次,我在闸北区叫车,刚上车,报出目的地,差头师傅随即说,就是那个xx路xx号是哦,我惊讶道“依哪能晓得啊”,伊说,“我搭档上次吃投诉也是去那里。”“哦哟,是哪能一桩事情啊?”“喏,上次有乘客记错门牌号,我搭档一路寻,没有找到,来回开了三趟,才看到那个地方,那么价钱自然是上去了咯,伊就吃了一个投诉,顾客说伊绕路,罚掉三个月奖金。”“啧啧,你们公司也不问理由,酌情处理?”“没办法欸,顾